

目 次

一八八六年

复活节之夜 / 3

太太们 / 15

强烈的感受 / 20

熟识的男人 / 26

幸福的人 / 31

枢密顾问官 / 38

城外一日 一场小戏 / 57

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 / 64

在别墅里 / 68

闲 别墅里的爱情故事 / 74

生活的烦闷 / 81

爱情和低音提琴 / 96

怕 / 103

药房老板娘 / 110

多余的人 / 117

终身大事 / 125
歌女 / 130
教师 / 137
不安分的客人 / 145
罕见的人 / 153
旁人的灾难 / 155
你和您 一场小戏 / 161
丈夫 / 168
不幸 / 174
粉红色长袜 / 188
受苦受难的女人 / 193
头等客车乘客 / 200
天才 / 208
食客 / 213
男一号 / 220
在黑暗里 / 226
小事 / 232
光明人物 “理想主义者” 的故事 / 243
长舌头 / 247
生活琐事 / 251
难处的人 / 258
报复 / 267
在法庭上 / 272
怨诉 远方来信 / 280
统计 / 285
求婚 为姑娘们写的故事 / 287
不同寻常的人 / 289

我的家规 / 294
泥潭 / 297
房客 / 318
不祥之夜 素描 / 324
卡尔卡斯 / 330
嘘! / 337
梦想 / 341
磨坊外 / 350
好人 / 357
变故 / 369
剧作家 / 375
演说家 / 378
灾难 / 382
赶稿 / 387
艺术品 / 395
庆祝会 / 400
怪谁? / 407
万卡 / 412
在路上 / 417
就是她! / 435

题解 / 440

不安分的客人

在守林人阿尔乔木那矮小歪斜的木房里，有两个人在乌黑的大圣像下面坐着：一个就是阿尔乔木本人，是个矮小精瘦的农民，脸容苍老，布满皱纹，胡子一直长到脖子上；另一个是过路的猎人，身材高大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红布新衬衫和不透水的大皮靴。他们在三条腿的小桌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桌上点着一支油烛，插在瓶子里，正在懒洋洋地放光。

窗外，漆黑的夜色里，暴风呼呼地响，大自然在雷雨前照例是这样逞威的。风愤恨地哀号着，压弯的树木痛苦地呻吟不已。窗子上缺一块玻璃，糊着纸，人可以听见从树上吹落的叶子纷纷拍打那张纸。

“你听我说，东正教徒……”阿尔乔木压低喉咙，用沙哑的男高音说，他那对一眯也不眯的、似乎害怕的眼睛瞧着猎人。“狼也罢，熊也罢，各种野兽也罢，我统统不怕，唯独怕人。野兽来了，你可以用枪支或者别的什么武器打死它，救出你自己，可是坏人来了，那就任什么解救的办法都使不上了。”

“当然！见着野兽可以开枪，可是你开枪打死一个强盗，你就要负责，那可就要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老弟，当守林人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我吃过坏人多少苦头，那都没法说了。前后到我这儿来过的坏人，多得数不清啊。这间木房就在

林间小路上，这条路通车马，好，他们，那些魔鬼，就都来了。不管什么样的恶棍都会闯进来，帽子也不脱，脑门上也不画个十字，照直跑到你跟前来，说一声：‘给我面包，你这老家伙！’可是我上哪儿给他找面包去？他凭什么向我要？莫非我是个大财主，应当喂饱每个过路的酒鬼？他，当然，心里冒火了……他们这些魔鬼是不戴十字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伸出手来就给你一个耳光：‘给我面包！’得，给就给吧。……我可不打算跟他们这些蠢材打架！有的人膀大腰圆，拳头跟你的皮靴一般大，可是我呢，你瞧得出来是什么样的体格。他只要动一动小手指头也能把我弄死。……好，你给了他面包，他就大吃一通，在小木房里大模大样躺下，连个谢字也不跟你说。有时候还有要钱的：‘你说，钱在哪儿？’我有什么钱？哪儿会有钱？”

“当个守林人，居然会没钱！”猎人笑道。“月月有薪水，再说私下里恐怕还卖木材呢。”

阿尔乔木惊恐地斜起眼睛看了看猎人，他的胡子颤动起来，就像喜鹊尾巴在颤动似的。

“你还年轻，就跟我说这种话，”他说。“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啊。你是哪一路人？从哪儿来的？”

“我是维亚左甫卡村的。村长涅费德的儿子。”

“你玩枪找乐子。……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个。是啊。唉，我们的罪孽深重呀！”阿尔乔木打个呵欠说。“糟透了！好人很少，坏蛋和杀人犯，求上帝怜恤我们，多得不行啊！”

“你好像也怕我。……”

“噢，哪儿的话！我怕你干什么？我看得出……我懂。……你走进屋来，不是要这要那，而是在身上画个十字，规规矩矩地鞠个躬。……我懂。……你就是要面包，也可以给的。……我是个死了老婆的人，不生炉子，茶炊也早就卖了……我穷，肉啊什么的都买不起，不过面包呢，你自

管吃好了。”

这时候长凳底下发出呜呜的叫声，在这呜呜声之后又响起嘶嘶的叫声。阿尔乔木打了个哆嗦，把脚缩回去，用疑问的眼光瞧着猎人。

“这是我的狗在惹你的猫，”猎人说。“你们这些魔鬼！”他对长凳底下吆喝一声。“躺下别动！你们在找打！可是，老汉，你的猫好瘦呀！只剩下皮包骨了。”

“它老了，到死的时候了。……那么，这样说来，你是维亚左甫卡村的人！”

“你不喂它东西吃，我看得出来。它虽然是一只猫，可到底是活的东西……能吸气吐气。应当爱惜它才对！”

“你们维亚左甫卡村可不光彩，”阿尔乔木继续说，好像没听见猎人的话。“教堂一年遭两次抢。……居然有这种罪该万死的人，啊？可见他们不但不怕人，连上帝也不怕！打劫上帝的财物！就是把他们绞死都不解恨！在从前，省长总是把这种坏蛋严刑拷打。”

“不管怎么惩罚他们，用鞭子抽也罢，从严定罪也罢，都没什么用。坏人的坏心思是任什么办法也改不掉的。”

“拯救和饶恕我们吧，圣母！”守林人喘吁吁地叹了口气。“拯救我们，让我们躲开一切仇人和冤家吧。上星期在沃洛维·扎依米希村，有个割草人拿起镰刀朝另一个割草人的胸膛砍。……他把那个人活活砍死了！这都是何苦哟，求上帝保佑吧！先是一个割草人从酒店里出来……喝醉了。他遇上另一个割草人，也喝醉了。……”

猎人本来专心听着，这时候忽然打了个哆嗦，拉长脸，仔细听一下。

“慢着，”他打断守林人的话。“好像有人在喊叫。……”

猎人和守林人定睛瞧着乌黑的窗子，开始静听。在树林的飒飒声中，响起了在一切风暴中紧张的耳朵都能听到的种种声音，因此，究竟是有人在呼救，还是狂风在烟囱里哭泣，就难于分清了。可是猛的一阵风刮过房

顶，敲打窗上的纸，带来了清楚的喊叫声：“救命啊！”

“一说杀人犯，杀人犯真就来了！”猎人说，脸色发白，站起来。
“有人遭抢了！”

“求主饶恕吧！”守林人小声说，也脸色发白，站起来。

猎人毫无目的地瞧了瞧窗外，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

“这个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嘟哝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正是抢劫的时候！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

守林人瞧了瞧圣像，再把眼睛从圣像移到猎人身上，然后往长凳上一屁股坐下去，就像一个人听到意外的消息，吓坏了，浑身瘫软似的。

“东正教徒啊！”他用含泪的声音说。“你到前堂去一趟，插上门闩！应当把烛火熄掉才成！”

“这是为什么？”

“说不定他们会跑到这儿来呢。……唉，我们的罪过啊！”

“应当出去救人才对，你却要插上门闩！嘿，你这个脑瓜子可真够聪明的！我们走吧，好不？”

猎人把枪扛在肩上，拿起帽子。

“你穿上衣服，带上枪！喂，弗列尔卡，走！”他对狗喊道。“弗列尔卡！”

从长凳底下走出一条狗来，是猎犬和看家狗的杂种，两个长耳朵被咬坏了。他在主人脚旁伸了个懒腰，开始摇尾巴。

“你呆坐着干什么？”猎人对守林人喊一声。“莫非你不去？”

“上哪儿去？”

“救人去！”

“我哪儿成！”守林人摇一下手，全身缩成一团。“求上帝保佑他吧！”

“为什么你不肯去？”

“刚才谈得那么可怕，现在要去摸黑，我连一步路也走不动。求上帝保佑他吧！我在树林里什么没见过？”

“你怕什么？莫非你没有枪？咱们走吧，劳驾。一个人去害怕，两个人就胆壮了！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站起来！”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小伙子！”守林人哀叫道。“难道我是傻子，自己去送死？”

“那么你不去了？”

守林人一声不响。狗大概听见了人的吵嚷声，就发出凄凉的吠叫。

“你去不去，我问你？”猎人大叫一声，恶狠狠地瞪大眼睛。

“天呐，他缠住人不放！”守林人皱起眉头说。“你自己去好了！”

“哼……坏蛋！”猎人嘟哝着，回转身往门口走去。“弗列尔卡，走！”

他走出去，敞开了大门。风刮进小木房来。烛火不安地闪烁着，猛然一下，熄了。

守林人等猎人走后，就去关门上闩，看见林间小路上的水洼和附近一棵棵松树，闪电照亮客人走远的身影。远处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守林人小声念叨着，赶紧把粗门闩插在大铁环里。“上帝送来了这样的天气！”

他回到屋里，摸黑爬上灶台，躺下，从头到脚盖好。他躺在皮袄底下，紧张地听着，再也没听见人的喊叫声，然而另一方面，雷却打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响。他听见被风刮过来的大雨点愤怒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和纸。

“魔鬼把他支使走了！”他寻思着，暗自想象猎人被雨水淋透，脚底下绊着树桩，几乎跌倒。“恐怕他吓得牙齿在打战哩！”

至多过了十分钟，响起了脚步声，随后就是有力的敲门声。

“谁啊？”守林人喊道。

“是我，”传来猎人的说话声。“开门！”

守林人从灶台上爬下来，摸到油烛，点上，走去开门。猎人和狗都淋得湿透了。他们正赶上最大最密的雨。现在雨水从他们身上淌下来，好像是从没拧过的湿衣服上淌下来似的。

“出了什么事？”守林人问。

“一个村妇赶着一辆大车，走错了路……”猎人回答说，极力压下喘息。“她把车赶进灌木林去，出不来了。”

“瞧这个傻娘们儿！那么她害怕了。……怎么样，你把她带到大路上去了？”

“我不愿意回答你这个混蛋。”

猎人把湿帽子丢在长凳上，继续说：

“我现在算是把你看透了！你是混蛋，是最没出息的人。居然是个守林人，还拿薪水呢！真是个好蛋。……”

守林人踩着自觉有罪的步子往灶台那边慢慢走去，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声响，躺下来。猎人在长凳上坐下，沉思一忽儿，没脱掉湿衣服，也在长凳上直挺挺地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吹灭油烛，又躺下。响起了一阵特别响的雷声，他翻个身，啐口唾沫，嘟哝说：

“他害怕。……可万一那个村妇让人杀了呢？谁该去帮她？你居然是个老年人，是个教徒呢。……简直是一头猪。”

守林人清了清嗓子，长叹一声。弗列尔卡在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使劲抖一下淋湿的身体，往四下里洒下不少水珠。

“这么看来，即使那个村妇被人杀死，你也不在心上？”猎人继续说。“喏，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

紧跟着是沉默。风暴已经过去，隆隆的雷声退到远处去了，然而雨还在下。

“打个比方说，要是喊救命的不是村妇而是你呢？”猎人打破沉默说。“要是谁也不跑去救你，你这畜生觉得好受吗？你这种卑鄙惹得我一肚子的气，你这该死的！”

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间歇后，猎人说：

“这样看来，既然你怕人，那你一定有钱！没钱的人就不怕人。……”

“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啊……”阿尔乔木在灶台上用沙哑的喉咙说。“我没有钱！”

“嗯，是啊！坏人永远有钱。……你为什么怕人？可见你有钱！我恨不得捣一下乱，偏要把你的钱抢走，好叫你明白明白！”

阿尔乔木不出声地从灶台上爬下来，点上油烛，在圣像底下坐着。他脸色惨白，定睛瞧着猎人。

“我索性把你的钱抢走，”猎人继续说，站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对你们这号人就得教训一下！你说，钱都藏在哪儿？”

阿尔乔木盘起两条腿，把它们缩在身子底下，开始眯巴眼睛。

“你缩头缩脑干什么？你的钱藏在哪儿？你这个魔鬼，舌头没有了还是怎么的？你怎么不说话？”

猎人跳起来，走到守林人跟前。

“他把眼睛瞪得那么圆，跟猫头鹰似的！怎么样？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我就要开枪！”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守林人尖声叫道，大颗泪珠从眼睛里扑簌簌滚下来。“这是为什么？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你说这种话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你根本没有权利向我要钱！”

猎人瞧了瞧阿尔乔木哭泣的脸，皱起眉头，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气愤地把帽子戴上，低低地压在额头上，拿起枪来。

“哎……哎……瞧着你都讨厌！”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能再

待在这儿瞧着你！反正我在你这儿也没法睡觉。再见！喂，弗列尔卡！”

大门砰的一响，这个不安分的客人带着他的狗走出去了。……阿尔乔木等他走后，关门上闩，在胸前画个十字，躺下来。

罕见的人^①

一个写犯罪小说的作者跟一个警察局暗探谈话。

“请费心领我到骗子和流浪汉的黑窝去一趟。”

“遵命。”

“请给我介绍两三个杀人犯的典型人物。……”

“这也可以照办。”

“我还有必要到秘密的淫窟去看看。”

此外，作者还要求认识伪造钱币者、敲诈者、赌棍、红桃皇后^②、面首等，暗探对所有这些要求一概回答说：

“这也可以办到。……要多少有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要求，”最后作者要求说。“由于我在长篇小说里必须写两三个光明人物作为对比，那么还要麻烦您给我引见两三个完美无瑕的正人君子。……”

暗探抬起眼睛来望着天花板，思索着。

“嗯……”他支吾道。“好，我们来找找看！”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纸牌名，在此借喻卖笑的女人。

旁人的灾难

早晨刚六点钟光景，新获法学候补博士学位的柯瓦列夫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坐上一辆四轮马车，沿着乡间道路驶去。他和他的妻子以前从没起过这么早，如今这安静的夏日清晨的美景在他们眼里就无异于仙境了。大地一片碧绿，点缀着钻石般的露珠，显得美丽而幸福。阳光在树林上洒下明亮的光点，在发亮的河面上不住颤抖。异常清澈的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似乎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刚刚洗过澡，因而变得年轻些，健康些了。

对柯瓦列夫夫妇来说，正如他们后来承认的，这个清晨是他们蜜月当中，因而也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无休无止地谈话，唱歌，无缘无故地大笑，打打闹闹，后来想起车上还有马车夫，不由得怪难为情的。幸福，不仅现在向他们微笑，甚至将来也会对他们微笑。他们正坐车去购买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小角落”，他们从结婚头一天起就在巴望它。未来的远景给他俩一种极其灿烂的希望。他隐约看到他将来做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从事合理化的农业经营，亲自劳动，另外还有他屡屡读到和听到的其他各种快乐。使她动心的，却是这件事的纯粹浪漫性质的一面：幽暗的林荫道啦，钓鱼啦，芬芳的夜晚啦……

他们只顾说说笑笑，却没有注意到马车已经走完十八俄里的路程。他们去察看七等文官米哈依洛夫的庄园，它坐落在又高又陡的河岸上，掩藏在一片桦树林里。……红色的房顶在茂密青翠的树林中隐隐出现，粘土河

岸上全部栽满了小树。

“风景不坏啊！”等到四轮马车涉水渡河，走到对岸，柯瓦列夫就说。“房子在山顶上，山脚下又有一条河！鬼才知道这多么可爱！只是你要知道，薇罗琪卡，那条山路简直不成样子……修得那么粗俗，破坏了整个风景。……要是我们买下这个庄园，我们一定要给那条路装上铁栏杆。……”

薇罗琪卡也喜欢这儿的风景。她大声笑着，扭动整个身子，顺着山路往上跑，她的丈夫跟在后面。他俩蓬头散发，气喘吁吁，钻进了密林。在地主的正房附近，他们首先遇见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农民，头发又密又长，带着睡意，神色阴沉。他在门廊台阶上坐着，正在刷一双儿童半高腰皮靴。

“米哈依洛夫先生在家吗？”柯瓦列夫对他说。“你去向他通报一声，就说这个庄园的买主来看房了。”

农民带着惊呆的神情看了看柯瓦列夫夫妇，慢腾腾地走去，然而不是走进正房，却走到正房旁边的厨房去了。顿时，厨房的窗子里闪出许多张脸，一张比一张困倦，惊讶。

“买主来了！”低语声响起来。“主啊，这是你的意旨，米哈尔科沃庄园卖掉了！快来看，他们多么年轻啊！”

不知什么地方一条狗吠起来，传来凶狠的哀号声，类似猫被人踩住尾巴而发出的那种声音。仆人们的惊慌不久就传给了本来在林荫道上心平气和散步的公鸡、公鹅、火鸡。不久，从厨房里急匆匆地跑出来一个汉子，有着听差的相貌，眯细眼睛瞧了瞧柯瓦列夫夫妇，然后往正房跑去，一边跑一边穿上衣。……这种惶惶不安的情景在柯瓦列夫夫妇看来都显得滑稽，他们几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他们的脸相多么可笑！”柯瓦列夫说，跟他妻子互相看一眼。“他们打量我们就跟打量野人似的。”

最后，有个矮小的男子从正房里走出来，面容苍老，脸上的胡子刮光，头发乱蓬蓬。……他趿拉着绣了金线的破拖鞋走过来，苦笑一下，呆瞪瞪的目光盯紧两个不速之客。……

“是米哈依洛夫先生吗？”柯瓦列夫开口说，举一下帽子。“我荣幸地向您鞠躬。……我和我的妻子读到了地方自治局银行的通告，说是您的庄园出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庄园。也许我们会买下。……请多费心，领我们看一看。”

米哈依洛夫又苦笑一下，心慌意乱，开始眯巴眼睛。在困窘中，他的头发显得越发蓬松，刮光胡子的脸上露出一种羞臊和惊呆的滑稽神情，惹得柯瓦列夫和他的薇罗琪卡面面相觑，忍不住微微地笑。

“我很高兴，”他喃喃地说，“愿意为你们效劳。……两位是从远处来吗？”

“从康科沃村来。……我们住在那儿的别墅里。”

“住在别墅里。……原来如此。……太好了！请吧！不过我们刚刚起床，请原谅，屋里有点乱。”

米哈依洛夫苦笑着，搓着手，领着客人朝正房另一面走去。柯瓦列夫戴上眼镜，做出内行的旅行家观赏名胜的样子，开始考察这个庄园。首先他看见一所砖砌的大房子，具有古老而沉重的建筑结构，装点着纹章和狮子，灰泥已经斑驳。房顶很久没有油漆过，窗玻璃闪着虹彩，台阶的缝隙里长出了杂草。一切都显出衰败，荒废，不过大体上这所房子还是招人喜欢的。它显得饶有诗意，朴实，敦厚，好比一个终身未嫁的老姑母。房子前边，离正门的门廊几步开外，有个池塘闪闪发光，水面上漂着两只鸭子和一条玩具船。池塘四周栽着桦树，都一般高，也一般粗。

“啊啊，还有个池塘呢！”柯瓦列夫说，由于阳光而眯细了眼睛。
“这真美。那里面有鲤鱼吗？”

“有，先生。……从前还有鲤鱼，可是后来池塘不再疏浚，鲤鱼就全

死光了。”

“这可不应该，”柯瓦列夫用教训的口吻说。“池塘应当经常清理，何况淤泥和水草可以做农田的优良肥料。你猜怎么着，薇罗琪卡？等我们买下这个庄园，就在池塘里修一个立在木桩上的亭子，再架一道小桥通过去。这样的亭子我在阿夫隆托夫公爵家里见过。”

“在亭子里可以喝一喝茶呢……”薇罗琪卡美滋滋地吐一口气说。

“对了。……那边，带尖顶的塔楼是什么玩意儿？”

“那是供客人住的厢房，”米哈依洛夫回答说。

“它立在那儿有点不顺眼。我们要把它拆掉。一般说来这儿有许多东西要拆掉。很多很多！”

忽然，传来女人的哭声，可以听得很清楚，很分明。柯瓦列夫夫妇回过头去看正房！可是这当儿有一扇窗子砰的一响关上了，在闪着虹彩的窗玻璃里，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那个哭泣的女人，看来，为她的哭泣害臊，就砰的一响关上窗子，藏到窗帘后面去了。

“你们愿意看一看花园和别的建筑物吗？”米哈依洛夫很快地说，皱起他那张本来就已经布满皱纹的脸，做出苦笑的样子。“我们走吧。……其实最主要的不是正房，而是……而是别的……”

柯瓦列夫夫妇动身去看马房和谷仓。法学候补博士走遍每一个谷仓，仔细瞧一下，闻一闻，卖弄一下他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详细问起庄园上有多少俄亩^①的土地，有多少头牲口，痛骂俄国不该砍伐树林，责备米哈依洛夫把许多畜粪白糟蹋了，等等。他讲得滔滔不绝，不时看一眼他的薇罗琪卡。她呢，始终没让她那充满热爱的眼睛离开他，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啊！”

他们察看牲畜棚的时候，哭泣声又响起来。

^① 1 俄亩等于 1.09 公顷。